

“浙音钢琴系青年教师音乐会”巡演杭州站落幕 他们是钢琴家也是老师 更是音乐审美的带路人

本报记者 林梢青 通讯员 郑施诗/文 俞虹/摄

6月21日晚,杭州大剧院里钢琴声未断,从巴赫的德国组曲、拉威尔的幻影、李斯特西班牙狂想曲,到最后在巴托克8首匈牙利民歌改编即兴曲中落下帷幕,两个多小时的音乐会,是一场听觉盛宴。

演奏者是浙江音乐学院钢琴系的老师:金瀚文、谭璐、朱星、韩钦、朱昊、孙钧、丁阳、倪海璇、黄翔。此前他们在钢琴系执行主任陈声钢的带领下,完成了上海、武汉、北京、广州等城市巡演。

21日晚他们回到了出发地杭州。



演出现场。

“浙音钢琴系青年教师音乐会”的巡演团队来自浙音钢琴系创新团队。整个钢琴系有19位教师,涵盖老中青三代,他们都具有非常丰富的舞台表演和教学经验,带出来的学生经常在国际国内比赛中拿各种大奖。

在全国11个专业音乐学院中,钢琴系的青年教师能以如此规模巡演的,浙江音乐学院是第一个。年轻、出色,是他们能胜任巡演的关键之一。

上半场的最后一支曲子来自朱昊的“拉威尔《幻影》”,曲子技巧极度繁复,法国哲学家弗拉基米尔·杨科勒维奇曾略带夸张地说:“此曲的演奏者必须触键如钢铁,跳跃似闪电,同时兼具柔软弹性和极度敏感的神经系统于一身。”

朱昊师从著名钢琴教育家阿里瓦迪,也是第一位在德国安东·鲁宾斯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的中国钢琴家,同时摘取了

国内钢琴领域最高奖——金钟奖。

“钢琴系有19位教师,这几位是其中最年轻,正处于表演巅峰状态的。”陈声钢介绍说,“他们平时要在学校上课,做研究、写论文,巡演虽然累,但有助于他们保持在那种艺术的高峰。”

在浙音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,除了实现年轻教师的巡演,还在人才培养、课程改革、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诸多努力——自浙江音乐学院成立以来,已有14项国家级、省级、厅级、校级等课题;9次学术讲座;25次大师班以及专家讲座等。

为了让大众更熟悉钢琴,更懂得欣赏音

乐,这些业内精英在大众普及上花了很多功夫,比如特意编了“入门级教材”。

今年即将出版的《钢琴创新社会普及类系列乐谱》,分别为古典、儿童、流行、经典老歌4个分类,将以五线谱与简谱并用的创新模式呈现给读者,让钢琴入门变得更简单。

浙江音乐学院正式成立已经一年多了,作为初露锋芒的“高调亮相”,此次巡演得到全国同行的一致好评:这演出代表了国内钢琴系青年教师的最高水平。

接下来,团队还将前往国内其他音乐学院以及各大城市巡演。

下一站定位在7月11日的宁波大剧院。

丝绸之路上大名鼎鼎的他们,昨集体亮相中丝博“古道新知”展 彩色兵马俑,告诉你2200年前的流行色

本报讯 6月22日到9月24日,你可以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时装馆临展厅,“遇到”丝绸之路上很有名的几位大咖——彩色秦始皇兵马俑;哈萨克斯坦萨尔夫特女祭司;新疆尉犁营盘M15男子(大名鼎鼎的营盘男尸,但这次来的是身上的服饰);大唐公主李倕;敦煌莫高窟320窟里的飞天……这些还只是“古道新知: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科技成果展”中的几位。

这个展览,以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8世纪为时间范围,以“长安—天山廊道的路网”为空间范围,以文物为主体,展示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科技成果。

因为144件展品中,有很多被发现时已支离破碎,是现代科技让它妙手回春。

这么多“大咖”里,彩色兵马俑算是最惊艳的。2014年国庆节,37位(组)兵马俑士兵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展出,一起的还有彩绘陶俑、俑头、陶片、遗迹等,这是全球首次大规模展出彩绘俑,吸引了全球的观众赶去,钱报记者曾做过详细报道。

2200多年前的兵马俑都“化着浓妆”,穿

鲜艳的衣服,鞋带都是彩色的。但由于兵马俑底层生漆对失水非常敏感,彩绘各层次之间黏附力很微弱,在发掘过程中,湿度变化,底层收缩卷曲,导致整个彩绘层脱落。

这一次,你能在杭州看到一些真彩陶俑的残块,以及一位完整复原的彩色立俑。

但记者遗憾地发现,上回秦陵博物院展出的几件跪射俑都没有带来。

一号坑修复负责人王东峰解释说,彩色兵马俑运输难度比较大,很多都被禁止出馆了,“最近在德国的展览也都没带去。”

工匠当年给陶俑彩绘时有用色讲究吗?专家统计了一号坑的陶俑后发现,强烈的对比色,也就是撞色,在每个陶俑身上,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比如,红衣搭绿裤、紫裤;细节上,红色花纹配粉紫袖口、粉蓝领口……具体怎么配,就看造型师的审美了。

其中用得最多的颜色是粉红色。为什么?王东峰说:“因为兵马俑是写实作品,粉色是仿人的肤色。”

那这些颜色,都是怎么捣鼓出来的?专家在实验室分析后发现:红色是从朱砂中提



完整复原的彩色立俑。

炼;绿色是孔雀石;蓝色来自石青;而白色,甚至是高温焚烧后的骨灰。

有没有特别神秘的颜色?

有——“高冷紫”。秦俑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紫色的实物。紫色的主要成分是硅酸铜钡,自然界中无法找到,必须经过化学合成。

秦人是怎么做到至今仍然是一个谜。“当时冶铁技术已非常熟练,会不会是在冶炼金属的过程中,生产出的副产品。但也可能是当时的人真正掌握了这个调色技术。”王东峰说。 本报记者 马黎 通讯员 王平